

水心集

冊一





水  
心  
集

四倍齋要

大者也其後...

兼...

文章不可...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通行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監造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葉水心先生文集序

余甲戌校士至東甌乃得水心先生文集而讀之歎其峻潔醇雅足爲學者程式惜缺十之二三蓋其後裔僅守此殘編也久矣余屬郡學博王君執玉慇懇重刊從武林藏書家覓全本以補綴之越一年余再至則剞劂已竣校讐亦審爰進學者而語之曰讀先生文非徒學其文也其學爲有用之學而非無本而然探源於經訓沿流於史籍而切躪于師友近則陳止齋遠則朱文公往復辨析資陶冶焉以陳同甫之豪氣心折於文公與先生則先生之本末可思矣其事功之大者在贊趙汝愚請嘉王代光宗執喪而宗社獲安事出非常以一言爲國家定大計惜乎不克竟其用也當先生爲太學博士時上疏論林栗言朱子非是蓋義理素明而氣足以勝之故其發爲文章不可磨滅如此其贈答碑版亦有牽率應酬之作讀先生文又當知其大者也其後裔竭力襄事無遏前人光彌當思所踵武且是集流布遠邇聞風興起其裨益更曷有涯哉

乾隆乙亥年季秋月兩浙督學使者後學雷鋹敬題

葉水心先生文集趙氏郡齋讀書附志載二十八卷馬氏通考二十八卷外載有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今所存二十九卷則明正統間章貢黎氏另爲蒐輯編次以傳之者其拾遺別集是否彙而爲一舊本失傳無從攷正先生裔孫賓上守其先集肄業東山書院黎本二十九卷又復佚去二三乾隆甲戌學使者副都御史寧化雷公按部至甌搜求先賢遺集從書院得之惜其殘闕命教授王君執玉於錢唐吳氏購得全書謀重梓焉郡之俊髦及葉氏後人咸歡然出貲相攸未克竣工教授因太守俞侯以請曰東山書院荷公樂育久每自解俸錢佐膏火有羨倘移爲繡梓費用成厥功卽令板藏院中俾諸生識有本之學發爲文章不可磨滅庶幾一動足一啓口皆知於身心性命間的然求其向方而不致粹然入於不可知之域非特爲文字楷模而已也一郡成人小子以是望公久矣余欣然從之曰是余之素志也夫書成巧余爲序爰述重鐫之緣起以爲多士勗若夫先生立朝之本末文章之根柢學使雷公言之矣余何辭焉乾隆乙亥仲冬浙江分巡溫處道後學朱椿謹識

跋重刊葉水心先生文集後

愚以不學之軀承乏甌郡見其負山濱海磅礴清淑之氣鍾爲人文誌乘所載多鴻篇鉅製而哀成全書垂世而行遠者則惟忠文王公文節陳公二集傑然與山川爭其巨麗焉抑又思南渡以來東甌作者二公而外莫如葉水心先生王公論劾史浩疾惡如仇厥後浩薦先生而不爲其所用光宗不朝重華宮陳公與先生俱積誠極諫而贊翊嘉王以安社稷亦不謀而合乃二公之集行矣何先生之集猶未昭昭在人耳目間也歲甲戌 學憲雷公按臨留意先生之文學博王君得之於其後裔惜其缺而不全也於武林藏書家覓完本爲補其缺以付剞劂 學憲暨 觀察朱公俱爲作序俾與王陳二集並行且嘉予王君採輯之志不置昔揚子雲之著太玄法言也藉桓譚而益顯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至宋歐陽公傾倒於殘篇敗篋之餘然後大行是至文原有待而傳也先生之文已歷數百年風雨之所剝蝕兵燹之所遷移而遺篇尙留天若默相之以待後人之表章者則王君之功幾與桓歐埒矣且夫先生生於東嘉人文極

盛之會邈其師友淵源王陳二公外如鄭景望薛士龍諸公皆學醇道粹著述必富今也文獻縱寥落矣安知不存什一於千百儻因讀先生是集而各出所藏以互相考訂將甌之文沿古而盡行於今甌之人亦由今而漸復乎古玉蘊山輝珠藏川媚詎非忝守茲土者之與有榮耶至於先生之作神心窮天地偉烈動海嶽如登清廟明堂金奏而玉應前人論之詳矣非<sub>愚</sub>區區不學俗吏所能贊其萬一也

乾隆二十年歲次乙亥仲冬月後學俞文漪敬跋

公與宋主與... 三公論... 山輝珠藏... 烈動海嶽... 能贊其萬一也

舊序

備衆文名一家言者在唐始著前不多見也先生之作從壯至老絲今並古日邁月超神心窮天地偉刻動海嶽翼然如登明堂入清廟黻冕崇麗金奏而玉應其光耀變化如驪龍翔而慶雲隨也盛矣哉其於文乎粹矣哉其於道乎蓋周典孔籍之奧不傳左冊馬書之妙不續詩迄韋張騷降景宋華與質始判正與奇始分道失其統緒久矣世遂以文爲可玩之物爭慕趨之騁馳以其力雕鏤以其巧彰施以其色暢達以其才無不自托於文而道益離矣豈能言易知言難歟或者反之則曰吾亦有道焉爾文奚爲哉夫子不云乎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六藝非萬世之文乎以詞爲經以藻爲緯文人之文也以事爲經以法爲緯史氏之文也以理爲經以言爲緯聖哲之文也本之聖哲而參之史先生之文也乃所謂大成也欲植傑木必豐其根欲濬巨澤必濬其源文其澤木也學其根源也學與文相爲無窮也是果專在筆墨間乎集起淳熙壬寅更三朝四十餘年中期運通塞人物散聚政化隆替策慮安危往往發之於文讀之者可

以感慨矣故一用編年庶有考也昔歐陽公獨擅碑銘其於世道消長進退與  
其當時賢卿大夫功行以及閭巷山巖樸儒幽士隱晦未光者皆述為輔史而  
行其意深矣此先生之志也門人大梁趙汝譜序

詞賦古文文世以聚為強以有為動世者古文也本之聖世而述之文  
不辭六書我漢世古文之文乎又周文雅又漢文雅又魏文雅又晉文雅又  
唐文雅又宋文雅又明文雅又清文雅又文雅於夫于不亦平言之不文行  
雖以其字筆書之其命筆也以其本意不辭辭文之而世於魏矣豈強言為  
與否故今世夫其強辭入矣世始以文為而文之則筆為之其強辭也其代  
周與序辭之與不辭也冊強書之故不辭強書也章強書也章強書也  
其其大強強升攻強強強而強強強也強強強也其文乎強矣其其強強  
其其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  
前案文各一東言皆吾強強強前不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  
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



黎序

余幼時先君東臯處士以遺書一帙名曰策場標準集授諒謂是書乃水心葉先生適在宋時所著也其忠君愛國之誠藹然溢於言意之表惜乎前後亡缺脫落有不可讀者嘗慕求全集竟不可得及余領鄉薦授官栝郡先生乃郡邑龍泉人也後徙居溫之瑞安嘗因公事詣邑訪求遺本無有存者間或得一二篇或數十篇歷八載始克備有曰文粹曰葉學士文集曰水心先生文集及余幼時所讀標準集者其總目有四惟標準一集十亡其七八公暇躬自謄錄其各集中所作劄狀奏議記序詩銘并雜著成篇章者得八百餘篇編集彙次分爲二十九卷其所著經傳子史編爲後集總名曰水心先生文集繡梓以永其傳與四方同志共覽焉集中字義脫落無可考者不敢僭補姑虛以待後之君子而正之

正德十三年戊辰歲孟春望日處州府推官章貢黎諒謹識



舊序

昔宋盛時以文章名家有廬陵南豐眉山臨川數公者窮聖賢之奧究道德之微故其爲文足以繼漢唐之盛天下皆師尊之南渡以來作者猶衆葉水心生其一也先生之學浩乎沛然蓋無所不窺而才氣之卓越又足以發之然先生之心思行道於當時而見之功業不但爲文而已也觀其議論謀猷本於民彝物則之常欲以正人心明天理至於求賢審官訓兵理財一切施諸政事之間可以隆國體濟時艱然未至於大用而道不盛行今之所見惟其文而已豈非可惜哉其論林栗一書有功於斯道甚大時栗唱道學之說欲竄逐文公善人君子皆惴懼先生獨上書天子論栗姦邪請加摧折以扶善類國家之本莫大於是先生正直剛明嚴於善惡之辨如此今去已遠而其言存是亦可以不朽矣章貢黎諒字公允蚤得先生之文讀之固已起敬起慕然恨不得見其全及爲處州府推官乃先生鄉郡常行縣訪之士大夫得奏議記敘等作八百餘篇手自讎校分爲二十九卷鈔梓以傳而屬直爲序於乎先生之文豈直所能

知而亦豈待序而傳哉念今之仕者於其分所當為上之人之所督責猶有不  
能盡其職而挂於吏議若非其所當急則怠廢可知矣公允於此文非其所急  
也而知之深好之篤勤敏足以有為從容於政事之餘收輯而刊布之使前之  
諸公有以繼後之為士者有所視法而興起尚賢與善之意厚矣是可嘉也故

為序而道之謝夫主爵士嘗天子備東表飛龍成縣計以特善誠陶家之

景泰二年三月朔日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泰和王直書

聞所以蓋國備禮報德於未至故大風而動也今之故臣勤其文而曰豈  
敢時限大書始以五人心限天聖正故東道善官備共聖德一也時時道筆之  
坐文少思許直故當報而景之恆業不可或文而曰出歸其緒論精而本也月  
坐其一也矣主之學書平狀然蓋職而不廢而本原之車故又云以修之終大  
歸始其後文且以錄其書之端天不皆確其文南其以來計書錄其書本心矣  
晉宋編制以文章書其有應國南豐郡山謝以燒公家編聖賢之與深謝於

宋史本傳

葉適字正則温州永嘉人爲文藻思英發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官丁母憂改武昌軍節度判官少保史浩薦於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士多從之游參知政事龔茂良復薦之召爲大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曰人臣之義當爲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爲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爲難自爲不可耳於是力屈氣索甘爲退伏者於此二十六年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旣然士大夫之論亦然爲奇謀祕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遷都深沉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

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爲耳讀未竟帝蹙額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及再讀帝慘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嘗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後皆召用時稱得人會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爲侍郎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創爲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闕以好學爲己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

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摧折暴橫以扶善類疏入不報光宗嗣位繇祕書郎出知蘄州入爲尙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適見上力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其能久乎旣而帝兩詣重華宮都人懽悅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洵洵及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之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閣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爲近臣庸坐視乎蔡

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閣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侂胄太皇太后甥也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覘其意以告必勝適得之卽亟白汝愚汝愚請必勝議事遂遣侂胄因張宗尹關禮以內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簾許之計遂定卽日禪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卽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取以授儀曹卽人始知其預議焉遷國子司業汝愚旣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効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爲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沖佑觀差知衢州辭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於寧宗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繹卷阿之義爲獻天啓聖明銷磨黨偏人才庶幾復合然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臣忘己體國息心旣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者創爲僞學之名舉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其後



侂冑亦悔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丘密黃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除  
權兵部侍郎以父憂去服除召至時有勸侂冑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冑然之  
將啓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彊者與陛下申命大臣先慮  
預算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彊矣竊謂必先審知彊弱之勢而定  
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爲彊非有難也今欲改弱以就彊爲  
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金已  
衰弱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爲紹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  
也且所謂實政者當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爲處所牢實自守敵兵至則阻於  
堅城彼此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至於四處御前大軍練之使足以制敵小  
大之臣試之使足以立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者當今賦稅雖重而國愈貧如  
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況欲規恢宜有恩澤乞詔  
有司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  
旣修實政於上又行實德於下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除權



工部侍郎侂冑欲籍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兼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侂冑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皆敗侂冑懼以丘密爲江淮宣撫使除適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於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舉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劫砦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并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我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賢渡宣化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退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爲堡塢

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爲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并堡塢內居民通爲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爲劫砦焚糧之用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大要謂敵在北岸共長江之險而我有堡塢以爲聲援則敵不敢窺江而士氣自倍戰艦亦可以策勳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邀其前或尾其後制勝必矣此所謂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就流民漸歸而侂冑適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冑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諡忠定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方侂冑之欲開兵端也以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第出師之時適能極力諫止曉以利害禍福則侂冑必不妄爲可免南

北生靈之禍議者不能不為之歎息焉

...

...

...

...

...

...

...

...

...

...

...

水心文集目錄

卷之一

奏劄 劄劄直學士對寧鳳麟亦土爾太平宮奏

上孝宗皇帝劄子 對寧西京嵩山崇壽宮奏

上光宗皇帝劄子 對寧西京嵩山崇壽宮奏

上寧宗皇帝劄子 嘉泰三年

劄子二 對寧西京嵩山崇壽宮奏

劄子三 對寧西京嵩山崇壽宮奏

上寧宗皇帝劄子 開禧二年

劄子二 對寧西京嵩山崇壽宮奏

劄子三 對寧西京嵩山崇壽宮奏

卷之二

狀表 對寧西京嵩山崇壽宮奏

安集兩淮申省狀

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塢狀

辭免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狀

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狀

辯兵部郎官朱元晦狀

淮西論鐵錢五事狀

蘄州到任謝表

除淮西提舉謝表

除太府卿淮東總領謝表

謝除華文閣侍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表

謝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表

湖南運判到任謝表

朱文  
除祕閣修撰謝表

除工部侍郎謝表

除吏部侍郎謝表

除知建康到任謝表

代薛端明上遺表

除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謝皇太子牋

受玉寶賀表

受玉寶賀牋

申省乞致仕狀

再申省狀

卷之三

奏議

法度總論一

法度總論二

法度總論三

資格

銓選

薦舉

任子

科舉

學校

制科

宏詞

役法

新書

吏胥

監司

刑部刑律表

刑部刑律表

刑部刑律表

刑部刑律表

刑部刑律表



卷之四

奏議

始論一

始論二

取燕一

取燕二

取燕三

親征

待時

實謀

財總論一

財總論二

治勢

水

心

集

目錄

三二中華書局聚

財計上

財計下 缺

外論一

外論二

外論三 缺

外論四 缺

卷之五

奏議

紀綱一

紀綱二

紀綱三

紀綱四

終論一

終論二

終論三

終論四

終論五

終論六

終論七

兵總論一

兵總論二

四屯駐兵

廂禁軍弓手土兵

卷之六

古詩

馮公嶺

吳江華嚴塔院贈了洪講師

送趙景明知江陵縣

送鄭景元

題賈儼不忘室

陳同甫抱膝齋二首

超然堂

再過吳江贈僧了洪

靈巖

葑門

還華賢良九經說賢良進卷語林等

齊雲樓

虎丘

北齋二首

題椿桂堂

贈訥相

送鄭虞任赴京西檢法官

張氏東園送王恭父得殿字

奉賦德修西充大夫成都新園詠歸堂二首

送馮傅之

送李郭

送喻太丞知處州

送劉德修

題李君亮義概堂

醫工歎重贈柳山人

宿石門

月谷

禱雨題張王廟

寄黃文叔謝送真日鑄

送黃竑

淨光松風閣

送蔡夢得

和答錢廣文蘭松有剛折之歎

趙振文傳借琉璃燈鋪寫山水人物一燭發明百巧呈露畫師精妙者

不能過也

和答徐斯遠兼簡趙昌甫韓仲正

徐仁父先大夫詩卷指其改補鍋八句曰願有請因疏下方

題孫季蕃詩

石經春秋一代奇寶王氏為熙豐學廢不用瑞安沈彬老蠟而有之後

世孫體仁閣以度焉余為名曰深明

贈二葛友

來天喜風雨對韻飲其韻出勝奉勸婦高備華燈韻索

呂子陽辭蘭谷家園却就石泉精舍

永嘉端午行

題掃心圖

後端午行

贈朱承務

尼童何了說從道一長老六年一忽捨去莫知所之或云在天目山也

說甚喜將薙落從之可少助乎

著存亭

寄題運使方公祠堂

王孟回王知東文致少碑亦繼刊

鄱陽董季興往游懷玉山捐田入寺爲民禱雨君旣道其本末又示山

中五章請余賦之然比來霖潦淹月種爛乃未秧也方幸數日晴霽

爾



改東門出二首

中塘梅林天下之盛也聊伸鄙述啓好游者

王氏讀書堂

王簡卿侍郎以詩贈王孟同王成叟之姪也輒亦繼作

余頃爲中塘梅林詩他日來游復作

送葛元城

送白艷還蜀

朱娘曲

翁誠之挽詞

送曹器遠

送丁子植

送方書記兼簡府主

偉叔蔡兄來永嘉屢辱投贈於其歸也輒奉俚歌爲謝兼敘離索

送戴料院

幽賞謝斐

梁父吟并序

剡谿舟中書舟車論文同并

新移瑞香舊曾作文志之因今追憶云自野又稊亂論鬱茂條何敢出

送薛子長

送陳彥羣降喪不詣舉哀其時想如入百世之春

題人扇

與英上人游紫霄觀戲述短歌

白紵詞庚

古王木叔祕監挽詞

卷之月波樓

送陳子雲通判庚

賦董季興玩書巖

卷之七

古詩

送林孔英

贈巖電隱士

送謝學賓

何倫秀才親喪不能舉冀其親戚故人有知之者

蜂兒榷歌

趙子容任温州司法終日看冊子而事自理又新廩儲糧功利可傳也

爲賦讀書行率諸友同作

登北務後江亭贈郭希呂

送程傳叟

送徐景大

題五畏齋

懷遠堂

報德菴

露星亭

送高仲發

明覺寺

送蔣少韓

寄題鍾秀才詠歸堂

鹿鳴宴詩

潘廣度

送楊通判

哀輦仲至

送王通判

贈林秀才

送徐洞清秀才入道

自羅浮行田宿華嚴寺

送鞏仲同

送林退思四川分司茶馬幹官

送周明叔王成叟併上昌甫仲止二兄

陳伯明建讀書堂於仙都巖蓋縉雲最勝特處市書名田役大費巨當

用衆力一家不能專也余爲作仙都行以堅其成

送龔叔虎

贈趙季清縣丞

趙成父築亭上饒卽用東里舊圃榜曰魚計

孔復君架樓貯書疏池累石花藥環列

送蔡子重

許敬子用余言作松山草堂然游山之意猶未已也申以爲箴

送蔡子壽

寄柳祕校

魏華甫鶴山書院

寄李季章參政

送陳壽老

題鄭大惠詩卷

送孫偉夫

端午思遠樓小集

孔鍊士話龍虎山之勝於其行因以送之

會昌觀小集呈坐上諸文友

送胡衍道

送呂子陽自永康攜所解老子訪余留未久其家報以細民艱食急歸

發廩賑之

送葉任道教授之官靜江

送趙季清兼謝所惠詩文

送陳漫翁翁諱山文觀然其行因以卷之

送戴漢老

孫祖佑解元世友堂

丁氏東嶼書房

端午行

虎長老修雙峯

毛希元隱居廬山臥龍瀑

趙振文在城北廂兩月無日不遊馬塍作歌美之請知振文者同賦

周純臣子去病淑慧而短折賦以哀之

送盧簡夫余言詩於山草堂然其山之意未已出申以爲



贈祈雨妙閣黎  
別公之工以山宇殿味浪擊擊而未獲出發五日氏京

寄題朝宗新樓  
詩題

和汪提刑祈雨  
詩題

蔡尚書挽詞二首

題處州翔峯閣

讀王德甫文卷因送省試

王宗卿答春堂

送葉路分  
詩三首

答李制置  
詩

林叔和見訪道舊感歎因以為贈

上灘

五言律詩

高宗皇帝挽詞二首

孝宗皇帝挽詞二首

吉州刺史蔡直之挽詞二首

陽復

送鄭丈赴建寧五首煥因以爲韻

哭鄭丈四首

何參政挽歌三首

送陳糧料

題費肅校書遺事

送鄧諫從制幹

題柳山人壁二首

致政通直錢公挽歌詞

亡友項子謙兄挽歌詞

待制中書舍人陳公之亡以山宅須利旣遷殯而未葬也後五月乃克

葬焉二首

西山

看柑

贈杜幼高

待制湯公挽詞

吳參議挽歌詞

沖佑大夫鮑公挽詞

雪後思遠樓曉望

宿覺庵

贈勝上人

朱文昭母楊氏挽詞

沖佑安撫郎中張公挽詞

縣尉林公挽詞

陳侍郎挽詞

太令人胡氏挽詞

題張提舉園凡詩詞

送謝希孟

送周子靜

林處士挽詞

錢知縣挽詞公詩詞

送潘景參

贈徐靈淵

戴肖望挽詞二首

徐靈淵挽詞

包顯叟挽詞二首

林敬之挽詞

王運使挽詞

薛子舒罷官久無所授端明得謝始換承務郎

贈呂縣丞

詹魯山解元以壽母求詩

贈蔡茂材貫之子與

余知府挽詩二首

趙知縣挽詞

趙清叔挽詞

贈聽聲歐陽承務

送包通判兼寄滕季度

趙尙書挽詩二首

周宗夷東山堂

丘安人挽詩

題郭希呂劉詠道游鴈蕩詩後

送戴宣子

題仰孝廉事實後

贈盧次夔

送趙幾道邵武司戶

常德郎中林公挽詞

贈鄭秀才

贈李秀才順之

送侯居父

贈高竹有外姪

贈夏肯甫

趙知府母齊安郡太夫人挽詩

沈氏書堂

薛子舒墓

項君先有幽興堂其子木卽以名庵

施翔公掌教長沙

送劉幾道惠安尉

送陳約甫知永豐

王祕監令人挽詩

奉送周知錄木叔祕監其舅也

葉路分居思堂二首

王通判挽詩

林簽判挽詩

送張知錄

卷之八

七言律詩



送鄭景望二首

曾晦之挽詞

次韻喻叔奇九日

中洲處士折梅花并新語爲贈率易鄙句爲謝

送劉德修時在京口

送范文叔知彭州

送潘德久

樓參政挽詞

無相寺道中

趙路分挽詞

陳益謙挽詞

寄呂巽伯換酒亭

併工

菊花開送徐靈淵

次韻韓仲止

齊國太夫人挽詞

安撫待制侍郎徐公挽詞二首

許相公挽詞二首

送丁子齊主簿

丁少明挽詩

宋仲方游吳袖文索詩爲別

毛密夫挽詞

直院中書莫公殂往哀痛不能成文輒留小詩靈几并致鱸魚金柑爲

奠

薛君季常挽詞

題彭澤縣尉廳林壑之勝

送趙提幹

賀縣尉

送曹潛夫

謝李參政因送曹瀘州寄簡謝文勝曾不物靈八袂延輪魚金掛金

贈李秀才肖舒

郭伯山挽詞謝文素精為賦

題王叔範自耕園

福國太夫人陳氏挽詩

送郭黃中謝文素一首

劉孺人挽詩謝文素公對兩一首

張提舉挽詩

薛端明挽詩二首

送林子高謝文素

塔頭林君挽詩

題劉潛夫詩什併以將行

送宋知錄

和王宗卿白兔詩

李處士挽詩

衢州雜興二首

送劉晉卿

七言絕句

題閻才元喜雪堂三首

除夜元日連登煙霏樓

元夕立春喜晴於是郡人久不出矣三首

岷江愁二首挽陳持中知府郎中嫂恭人

劉高士自畫琴橫膝前對雲起求詩

水心卽事六首兼謝吳民表宣義

詩悼路鈐舍人德久潘公三首

柯君振相別三十餘年爲言親喪不能舉請賦此詩庶幾有哀之者

橘枝詞三首記永嘉風土

贈某道人

十過葉威仲不值

余泛舟不能具舫創爲隆蓬加牖戶焉

鋤荒

送朱相士朱文昭族孫云得劉碧雲相法

潛經閣

題施紙被蔡宣義所藏孫太守襄諭帖

劉氏女自誓爲尼憐其操者幸助成之

送蔡學正

奉酬殷若長老

營師常秉燭爲人說氣色戲成此絕

衆議留李師煉丹旣而不果

下仙看梅二首李師煉丹旣而不果

對讀文選杜詩成四絕句

題學海樓

張總幹挽詩張總幹買田以觀其變

翁常之挽詞翁常之挽詞

陳待制挽詩四首陳待制挽詩四首

送鮑賓甫

請惟耿住水陸院

讀葉子元詩題其後

送別李毅高宣教

送黃巖二陳秀才

建會昌橋

蔡良甫觀頤堂

章仙姑

小句送陳粹甫知錄

送孫子淵潭州司理

郭宰為鄭全真歿買田以贍其後

贈通川詩僧肇書記

贈瑞鹿瑩老化緣鑄鐘

寄題葉路分與君樓如今若肯從徵召總把三峯乞與君  
大宗賜陳希夷詩也二首

夷詩也二首

寄題駱子高解元蝸室

薛巖州挽詞



送胡彥思

贈蔣知縣二首

贈孫十五道人

送王宗卿二首

題方武成詩卷二首

送惠縣丞歸陽羨二首

送呂子陽二絕

徐師屋廣行家集定價三百

薛景石兄弟問詩於徐道暉請使行質以子錢畀之

渡浙江

游衢州府園

再過雲庵

次王道夫舟中韻三首

因在秀州寄王道夫詩二首

卷之九

記

白石淨慧院經藏記

江陵府修城記

精於射擊車輦精射於賢以于驗得文

漢陽軍新修學記

家賢三百

覺齋記

以讀書

煙霏樓記

工首

李氏中洲記

二首

司馬溫公祠堂記

三首

六安縣新學記

績溪縣新開塘記

一

樂清縣學三賢祠堂記

醉樂亭記

金壇縣重建學記

沈氏萱竹堂記

石洞書院記

溫州開元寺千佛閣記

宿覺庵記

時齋記

卷之十

記

龜山楊先生祠堂記

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

瑞安縣重建廳事記

敬亭後記

留耕堂記

上蔡先生祠堂記

同安縣學朱先生祠堂記

晉元帝廟記

瑞安縣重修縣學記

利涉橋記

台州重建中津橋記

北村記

信州教授廳記

平江縣王文正公祠堂記

葉嶺書房記

風雩堂記

温州新修學記

漳浦縣聖祖殿記

紹興府新置二莊記

東嘉開河記

卷之十一

記

郭氏種德庵記

信州重修學記

長溪修學記

温州社稷記

季子廟記

宋吏部侍郎鄒公墓亭記

永嘉縣社稷記

南安軍三先生祠堂記

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

寶婺觀記

宜興縣修學記

潼川府修城記

連州開楞伽峽記

茶陵軍滅苗置寨記

櫟齋藏書記

湖州勝賞樓記

卷之十二

序

送劉茂實序

石庵藏書目序

東溪先生集序

沈子壽文集序

陰陽精義序

粹裘集序

龍川集序

紀年備遺序

丁少詹文集序

巽巖集序

平陽會書序

黃子耕文集序

周會卿詩序

觀潮閣詩序

謝景思集序

覆瓿集序

水

心

集

目錄

二

中華書局聚



徐斯遠文集序

松廬集序

黃文叔詩說序

歸愚翁文集序

送戴許蔡仍王汶序

送林子柄序

周南仲文集後序

黃文叔周禮序

王木叔詩序

徐德操春秋解序

法明寺教藏序

宗記序

胡尚書奏議序

觀文殿學士知樞密院事陳公文集序

羅袁州文集序

送盧日新序

播芳集序

與平陽林升卿謀葬父序

卷之十三

墓誌銘

陳少南墓誌銘

葉君墓誌銘

林處士墓誌銘

孟夫人墓誌銘

宋故宣教郎通判平江府姚君墓誌銘

將仕郎嵇君墓記

宋杜君墓誌銘

媛女瘞銘

陳君墓誌銘

故朝散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周先生墓誌銘

故太碩人臧氏墓誌銘

葉君墓誌銘

厲君墓誌銘

翰林醫痊王君墓誌銘

郭府君墓誌銘

郭處士墓誌銘

卷之十四

墓誌銘

安人張氏墓誌銘

高夫人墓誌銘

徐德操墓誌銘

忠翊郎致仕蔡君墓誌銘

忠翊郎武學博士蔡君墓誌銘

陳彥羣墓誌銘

姜安禮墓誌銘

楊夫人墓表

張令人墓誌銘

參議朝奉大夫宋公墓誌銘

呂君墓誌銘

丁少詹墓誌銘

姚君俞墓誌銘

丁君墓誌銘

卷之十五

墓誌銘

鄭仲酉墓誌銘

彭子復墓誌銘

宋武翼郎新製造御前軍器所監造官邵君墓誌銘

沈元誠墓誌銘

奉議郎鄭公墓誌銘

宋鄒卿墓誌銘

承事郎致仕黃君墓誌銘

朝奉大夫致仕黃公墓誌銘

司農卿湖廣總領詹公墓誌銘

林伯和墓誌銘

翁誠之墓誌銘

胡夫人薛氏墓誌銘

致政朝請郎葉公壙誌

高永州墓誌銘

卷之十六

墓誌銘

朝散大夫主管冲佑觀鮑公墓誌銘

莊夫人墓誌銘

寶謨閣待制中書舍人陳公墓誌銘

朝請大夫司農少卿高公墓誌銘

夫人林氏墓誌銘

孫永叔墓誌銘

林正仲墓誌銘

提刑檢詳王公墓誌銘

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銘

夫人徐氏墓誌銘

卷之十七

墓誌銘

蔡知閣墓誌銘

徐道暉墓誌銘

運使直閣郎中王公墓誌銘

陳叔向墓誌銘

黃子耕墓誌銘

台州教授高君墓誌銘

戴夫人墓誌銘

劉子怡墓誌銘

劉夫人墓誌銘



沈仲一墓誌銘

胡崇禮墓誌銘

卷之十八

墓誌銘

陳秀伯墓誌銘

朝議大夫知處州蔣公墓誌銘

高令人墓誌銘

葉君宗儒墓誌銘

李仲舉墓誌銘

朝請大夫主管冲佑觀煥章侍郎陳公墓誌銘

校書郎王公夷仲墓誌銘

著作佐郎錢君墓誌銘

劉建翁墓誌銘

華文閣待制廬州錢公墓誌銘

卷之十九

墓誌銘

中奉大夫太常少卿直祕閣致仕薛公墓誌銘

國子監主簿周公墓誌銘

建康府教授惠君墓誌銘

朝奉郎致仕俞公墓誌銘

中奉大夫直龍圖閣司農卿林公墓誌銘

草蘆先生墓誌銘

袁聲史墓誌銘

京西運判方公神道碑

太府少卿福建運判直寶謨閣李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

墓誌銘

文林郎前祕書省正字周君南仲墓誌銘

寶謨閣直學士贈光祿大夫劉公墓誌銘

故吏部侍郎劉公墓誌銘

邵子文墓誌銘

虞夫人墓誌銘

故禮部尙書龍圖閣學士黃公墓誌銘

太學博士王君墓誌銘

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墓誌銘

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致仕沈公墓誌銘

李宜人鄭氏墓誌銘

寶謨閣待制知隆興府徐公墓誌銘

中奉大夫尚書工部侍郎曾公墓誌銘

毛積夫墓誌銘

徐文淵墓誌銘

故通直郎清流知縣何君墓誌銘

林夫人陳氏墓誌銘

劉靖君墓誌銘

鄭景元墓誌銘

東塘處士墓誌銘

中大夫直敷文閣兩浙運副趙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二

墓誌銘

厲領衛墓誌銘

趙孺人墓誌銘

故知廣州敷文閣待制薛公墓誌銘

故朝奉大夫知峽州宋公墓誌銘

故運副龍圖侍郎孟公墓誌銘

王太孺人唐氏墓誌銘

故太宗丞兼權度支郎官高公墓誌銘

舒彥升墓誌銘

鞏仲至墓誌銘

史進翁墓誌銘

林德秀墓誌銘

卷之二十三

墓誌銘

宣教郎夏公墓誌銘

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

福建運使直顯謨閣少卿趙公墓誌銘

故寶謨閣待制知平江府趙公墓誌銘

孺人周氏墓誌銘

故大理正知袁州羅公墓誌銘

夫人錢氏墓誌銘

朝議大夫祕書少監王公墓誌銘

郭伯山墓誌銘

竹洲戴君墓誌銘

包顯叟墓記

資政殿學士參政樞密楊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四

墓誌銘

夫人王氏墓誌銘

滕季度墓誌銘

國子祭酒贈寶謨閣待制李公墓誌銘

周鎮伯墓誌銘

長潭王公墓誌銘

故樞密參政汪公墓誌銘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故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施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五

墓誌銘

宋廩父墓誌銘

朝奉大夫知惠州姜公墓誌銘

陳處士姚夫人墓誌銘

孟達甫墓誌銘



黃觀復墓誌銘

修職郎監和齋局吳君墓誌銘

戴佛墓誌銘

趙孺人墓誌銘

墓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六 陳民表墓誌銘

宋葛君墓誌銘

毛夫人墓表

母杜氏墓誌銘

卷之二十六

行狀

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三司崇國趙公行狀

通直郎致仕總幹黃公行狀

宋故中散大夫提舉武夷山沖佑觀張公行狀

諡議

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三司崇國趙公諡宣簡議  
故贈右諫議大夫龔公諡節肅議

黃端明諡簡肅議

李丞相綱諡忠定議

銘

毋自欺室銘

存齋銘

睦山堂銘

省齋銘

師立齋銘

陳德中老勤堂銘

松阡雙蓮銘

鍾銘

青詞

代宋彥遠青詞

同前

同前

代子設醮青詞

大祥設醮青詞

謝恩青詞

疏文

代子水陸疏文

修海神廟疏文

建臥龍潭疏文

修路疏

修甘泉井

蘄州謁先聖文

祭諸廟文

祈晴文

祈雪文

謝雪文

總司祭先聖文

諸廟文

祠山禱雨文

祠山謝雨文

送龍水還潭文

卷之二十七

與趙丞相書

上西府書

寄王正言書

與黃巖林元秀書

與呂文書

戴少望書

答少詹書

答劉子至書

答吳明輔書

上執政薦士書

代人上書

奏薦滕賢良書

啓

賀葉丞相

賀龔參政

謝宰執 登科

上趙運使

上芮提刑

上張安撫

上韓提刑

上陳提舉

上李簽院

與交代

卷之二十八

祭文

祭鄭景望龍圖文

祭呂太史文

祭石似之文

祭高知錄文

祭趙知宗文

祭韓子師尚書文

祭潘叔度文

祭妻母翁安人文

祭中州處士李公文

祭鄭景元文

祭魏益之文

祭林伯和文

祭翁常之文



宰高永州文

書文

祭陳同甫文

遺文

祭史太師文

祭陳君舉中書文

祭徐子宜侍郎文

祭趙幾道文

祭邱樞使文

祭令人文

祭厲約父文

祭劉公實侍郎文

祭周南仲文

祭黃尚書文

祭俞侍郎文

祭王君玉太博文

祭虞夫人文

祭徐靈淵文

祭戴詹事文

祭徐文子侍郎文

祭陳殿撰文

祭朱文昭文

祭周宗夷文

祭徐叔範文

祭陳益之待制文

祭林叔和文

祭王木叔祕監文

祭蔡行之尚書文

祭薛子舒文

祭何知院文

祭黃觀復文

祭宋廩父文

祭薛端明文

代祭梁夫人文

祭李參政文

祭劉約甫文

祭劉太學文

祭林大卿淑人文

祭林宜人文

祭內子令人文

代子祭令人文

祭子三郎文

卷之二十九

雜著

書常希古長洲政事錄後

題潘彥庶羣書辨正

題謝道士混元皇帝實錄後

題薛常州論語小學後

進故事

胡壑名說

守禦錄

題桑世昌蘭亭博議後

題畫婆須密女

答高宗丞

題歐公書梅聖俞河豚詩後

題荆公詩後

題石月硯屏後

書龍川集後

題陳秀伯碑陰

趙汝嗣爲台州屬縣簿建屋以藏戶版余爲名曰孔先而著其詞

題二劉文集後

題張君所注佛書

題陳中書孝廟聖政序藁

題朱晦庵帖

題陳止齋帖

題張都官送行詩後

題張誤雲谷雜記後

題蔡君進書後

題韓尙書帖

題端信師帖

呂子陽老子支離說

和李參政

題周子實所錄

王夫人畫象贊

題林秀才文集

題張聲之友于叢居記

温州州學會拜

題拙齋詩稿

題唐誥書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贈薛子長

錢則甫字說

題王少卿家範

陳漫翁祭器述

題陳壽老文集後

題錢夫人碑陰

陳子淵等字說

題劉潛夫南嶽詩稿

題周簡之文集

題永豐趙直閣廟節義錄

跋劉克遜詩

題姚令威西溪集

題潘刑曹郎帖



題沈朝議得何清源帖

題掃心圖

題薛仁靜墓

題黃巖蔡冲之墓誌後

跋義役

題瑞安宰董燭出蘇黃二帖後

水心文集目錄

謝景舟書卷後

歐王少微家藏

蔡明甫字跡

韻籍字是錄正

水心文集卷之一

奏劄

上孝宗皇帝劄子

臣竊以今日人臣之義所當爲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憤臣子之深責也或不知所言或言而不盡皆非人臣之義也虜并兼強大而難攻故言者皆曰當乘其機積久堅固而不可動故言者又曰當待其時夫究極本末審定計慮而識所施爲之後先然後知機自我發非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今日之率易苟且習聞卑論而無復振起之實意則固以爲必當乘機必當待時以緩歲月而誤大事是必然矣且虜知其不可以羈制中原久矣黏罕之立僞楚僞齊撻懶之還五路河南今酋之初又議割白溝以南而定盟好蓋其本謀未嘗欲於河東河北之外越而有之也顏亮雖威脇天下而北方起事以歸命者固已係踵我之偏師雖浪戰無律亦能擣陝號搖關輔得其要郡而守矣然則虜之所謂難攻者豈真難而

不可動者豈真不可哉此姑未論可也方今之慮正以我自有所謂難我自有所謂不可耳夫我自有所謂難而不知變其難以從其易我自有所謂不可而不知變其不可以從其可於是力屈氣索甘爲退伏常願和好抽兵反戍拱手奉虜而暫安於東南臣以爲此今日之大患所當先論者也陛下感念家禍始初嗣位葺兩淮理荆襄慰綏蜀道安集歸正人立忠毅忠銳等軍教民兵弩手新城壁造器械講馬政糴米儲貨處處椿積臣誠愚陋竊計陛下志望廣遠中夜太息何止一事哉然而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臣請得爲陛下條陳之夫重誓約畏先事以金幣啗虜本景德以來立國之素規耳旣墮於契丹復成於女真以至於浮海再三而謀夾攻費數百萬以買空燕則又宣和之所畫也故幹離不之始至也不過責納張覺紛亂元約而已黏罕復至又不過責悔割三鎮及間結余覩而已青城之辱忍復陳之則又不過以爲當如誓書而已是三役者可謂覆滅天常神理不容之巨罪也然虜

自以彼直我曲用兵有名而國家遂爲之包容垢恥恬受奇禍竄逐議臣降詔謝過建炎未和則祈請不絕紹興既和則絀損不較冊命行於至尊陪隸施於宰輔賴陛下威靈遠暢始得以匹敵往來耳置不戴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虜弱旣已久矣陛下欲尙加回護陰俟他隙則憤怒未昭固不足以激使受命之士若流涕行誅顯示決絕而國信所藏典故具在亦恐天下之大義未足以易有司之常守此則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旣然矣而士大夫之論何獨不然故不以賊虜爲可怒而反咎平燕之不當不責主和之致寇而反罪守京之非策棄三鎮則同議者皆是割大河則簽書者不疑至於秦檜遂行其南自南北自北之論湯思退從而效之撤守棄地開門納敵幾危於隆興之初王之望尹穡翕然務和更爲務實黜虛破壞朋黨趨赴事功之說相承至今況守已撤矣地已棄矣和親成矣尙何實之可務何事功之可赴哉雖然此猶小人之論耳至若爲奇謀祕畫者則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則止於親征遷都沉深慮遠者則止於固本自治高談者遠述性命而以功業爲可略精論者妄推天

意而以夷夏爲無辨小人之論如彼君子之論如此陛下欲詢衆謀則流言成市互爲廢興若斷以獨志則慮之不盡事難輕發如此則議論之難二也女真方之前世非勁虜也然而童貫逃師於始至种師道玩寇於被圍李綱失守於太原李回掃迹於河上黃潛善不知南渡杜充未戰迎降趙鼎持重迄無定算張浚經略屢致奔潰此皆國家付託委心腹之大臣也賢佞雖異敗事豈殊陛下遍覽往策當艱難鼎峙之時豈無傑材異稟克就勳績者乎今環視諸臣前者後者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其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厲期望者誰乎以奔趨官簿爲閥閱以勾校朱墨爲詳練能縛一姦民遂自許爲有智能斬一隳卒遽自負爲有勇其懷利尙同毀傷善類陰塞正路謀以力據要津者充滿內外陛下欲倚賴此徒責驥足於蹇步固無可言若出意收拾拔於度外則又孟浪欺謾無足憑仗此則人材之難三也國家規模特異前代本緣唐季陵夷藩方擅命其極爲五代廢立士卒斷制之禍是以收攬天下之權銖分以上悉總於朝上獨專操制之勞而下獲享其富貴之逸故內治柔

和無狡悍思亂之民不煩寸兵尺鐵可以安枕無事此其得也然外網疎漏有  
驕橫不臣之虜雖聚重兵勇將而無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損威以就和好此  
其失也論者方偏樂安靖以爲寧有外虞而無使內變課其功效固已過於漢  
唐遠矣且靖康之事未聞我有一城一邑敢爲叛命而坐視胡虜長驅深入惕  
息待死屠戮之慘與五代何異則得失之算豈不明哉夫徒鑒五代之致亂而  
不思靖康之得禍故李綱請裂河南爲藩鎮范宗尹嘗割邊面爲鎮撫皆隨以  
廢格陛下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力之地  
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其所動搖關係至重豈得易言此則法度之難四也  
雖然是四難者特其精華景象而已計其事實又有甚不可者焉古者以民爲  
兵不以兵爲民因事以養兵不養兵以待事兵聚則求戰不聚則不敢戰今食  
錢自日一百以上家小口累仰給於官國力不供而常有饑寒之色是以兵爲  
民也北方無事二十餘年終不解甲是養兵以待事也養兵如故和親亦如故  
是聚兵而不敢戰也合營屯廂禁見卒至六十萬羣校貴將廩祿無筭外虛州



縣內困朝廷蓋兵以多而遂至於弱矣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一也昔固有以乏財爲患矣未有皇皇汲汲取之無度如今日之甚者也自漕司造船督府犒軍而酒價十倍和買折帛行而民有二賦免役錢起供而役法弊鹽袋錢增添而鹽筴盡頭子勤合免丁牙契無不增錢而州縣之間益以苛碎大抵總制錢爲州之害月椿板帳爲縣之害而四蜀折估青草水脚對減激賞隔槽名色其患苦又爲特甚天下之錢歲入於官者八千萬緡而支費常不足蓋財以多而遂至於乏矣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二也夫誅討仇賊修立大事使不愆紊是人主宰相之任也整挈綱目振舉小治使不失時是百官羣有司之任也未有以百官羣有司之任付之吏胥而能治者今自檢正都司六部列屬以及寺監皆綱目之所在也受成吏手能否莫辨賄賂公行關節交市民冤不直事滯不決小事若此況大事乎蓋不信官而信吏使之然耳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三也夫以官聽吏疲奕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國家以法爲本以例爲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決也非例無行也驟



而問之不若吏之素也。蹇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  
悉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官舉而歸之吏則朝廷之綱目其在吏也。何疑夫  
先人而後法則人用先法而後人則人廢不任人而任法則官失職而吏得志  
矣。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四也。法雖用矣人雖廢矣然人材之定品孰堪爲  
某官孰不堪爲某官孰宜爲小孰宜爲大其可用之實猶在也。今也任職則以  
人爲可廢擇官則爲人之餌學科舉掛名蔭計級而取循塗而進無不可爲者  
何賢何不肖何君子何小人之有哉。廉恥日缺名實日喪風俗大壞而不可救  
蓋不任人而任法之弊遂至於不用賢能而用資格耳。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  
者五也是之謂不特四者精華景象之難變而五者事實之尤不可動者也。夫  
國是難變議論難變人才難變法度難變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動財多而乏不  
可動不信官而信吏不可動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不可  
動故期之以功名而志愈惰激之以氣節而俗愈媮右列未能登進勇爵而儒  
生或以見薄爲愧信臣未足承接密旨而外庭或以見疎爲疑公卿大夫私竊

告語咸以今之事勢舉無可爲者姑以美衣甘食老身長子自足而已豈非今之實患深害一大事之殘賊者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其利害當講其虛實當明其是非當斷其廢置當決不講不明不斷不決陛下之志雖欲有爲將何所恃而獨行哉一世之人維繫手足塗塞耳目失正性矣豈知君仇之當報而爲陛下盡死力哉臣故曰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然則其難者豈真難乎其不可者豈真不可乎蓋自古人君有雖居天下之尊位而不得制天下之利勢以卒於無成者矣陛下則不然以陛下之聖之武之勤之明博學遠覽絕識獨審漢之宣帝光武唐之太宗皆不及也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爲耳大義旣立則國是之難者先變矣陛下之國是變則士大夫議論之難亦變矣羣臣之在內者進而問之在外者舉而問之其任是事者親用之其不任是事者斥遠之則人材之難亦變矣變國是變議論變人材所以舉大事也其所當順時而增損者某事耳非輕動而妄更易也則法度之難亦變矣四

難既變則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之而後強也財以多而乏者可使少之而後裕也然後使官與吏相制而不制於吏使人與法相參而不役於法使賢能與資格並行而不屈於資格者皆不可動之患矣期年必變三年必立五年必成二陵之讎必報故疆之半必復不越此矣臣故以爲機自我發而非彼之乘時自我爲而何彼之待者也若置而不論因而不改則我之所謂難者真難矣虜豈復有易攻之機我之所謂不可者真不可矣虜豈復有可動之時亶之廢亮之殞幹魯之叛皆彼之機也我何乘焉彼之時也我何待焉臣故以爲率易苟且習聞卑論緩歲月而誤大事者也臣晝誦夜思審觀天意稽考人心十五年矣今日始得對清光發緒論陛下加聽之願反覆詰難以究其始末非獨臣之幸天地祖宗之靈所以望於陛下也

上光宗皇帝劄子

臣恭惟陛下始初臨御思深慮遠曾未旬浹遽詔中外之臣各以其言疏列來上誠欲治之主正本始之先務也臣不敢汎濫條奏苟應故常惟陛下少留聽

焉臣聞古之號爲賢君者必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知病所在鑿剔根柢不憚改爲則雖已衰復興垂敗復成終必得其所願而後已不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因徇姑息隨目前之苟且望他日之遠大錯施雜用精神不應文理差舛久而無驗心志怠忽則雖已興已治之餘衰亂出焉況欲求其興且治乎所謂當先明治國之意何也蓋當微弱之時則必思強大當分裂之時則必思混并當讎恥之時則必思報復當弊壞之時則必思振起當中國全盛之時則必思維持保守當夷狄賓服之時則必思兼愛休息先視其時之所當尙而擇其術之所當出不可錯施而雜用也堯舜三代莫不皆然秦漢以還可稱之君暨我本朝藝祖太宗聖人迭起積其勤勞奮其勇智功隆業鉅垂裕來葉何嘗有迷其時而誤其術者哉陛下以臣之言視今之時則其時果當何尙而其術果當何擇歟豈以爲微弱而當思強大分裂而當思混并讎恥而當思報復弊壞而當思振起歟抑以爲中國全盛而當思維持保守夷狄賓服而當思兼愛休息也無乃當微弱分裂讎恥弊壞之時而但處之以

中國全盛夷狄賓服之勢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而欲庶幾乎強大混并報復振起之功歟治道之象微而難知臣雖至愚竊論今日之事恐其繇前之時而處以後之勢用後之術而欲求前之功補瀉雜醫不能起疾禾莠雜種迄靡豐年此所謂治國之意當先明者也誠先明其意則國之所是可斟酌而定議論趨向可審詳而決課功責效可歲月而待臣昧死願論今日之未善者六事皆治國之意未明之故何謂未善者六事今日之國勢未善也今日之士未善也今日之民未善也今日之兵未善也今日之財未善也今日之綱紀法度未善也何謂今日之國勢未善請卽漢唐之興衰以攷見宣和靖康之始末漢中衰也爲王莽所篡尺地一民非諸劉之有矣然其人心猶未潰也故光武以宗室疎屬至與乞食之饑民聚謀協力卒以誅莽而盡復漢業者二百年唐自天寶之後大亂相乘盜竊名字跨據藩鎮者接踵加以世有內患日就衰削亦以其人心猶未潰也故猶得專主行其命令盡羈縻其土宇者百五十年不至於播遷不復而使中原遂爲左衽也國家宣和靖康之變雖曰小人造釁力取

幽燕貪功不靖激成禍亂然三鎮雖割而其民未嘗願降也京師雖陷而天下未嘗有變也虜雖以威立張邦昌劉豫而姦雄未有崛起而與我抗者也建炎巡幸遠至温台從衛隆祐分適洪贛川陝處置自爲扞禦三方阻隔不相聞知然臣民奔走愛戴無異平日及劉豫再犯江淮兀朮復取河南震動陵逼自以爲彘突之勢莫之敢校然將士用命手尾鑿擊豫以退卻而兀朮大敗卒甘心而求盟焉自是宣和之末至紹興十年之後凡二十年之間中國實無潰叛之形也然終不免於罷兵增幣分裂南北以和寇讎大則無東漢戡復之勳小則無晚唐羈縻之政何也此臣所以深疑當時治國之意未明於微弱分裂讎恥弊壞之時猥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柄鑿不合矛盾相戾畏而安之佐成其鋒以致此也自是以來幾二十年顏亮兇狂離其巢窟跳躑一戰鼓聲所震常潤之屋瓦幾無寧者當是之時我方過於防慮豈敢謂其真送死乎然而胡人篡之華人叛之卒殞其首於是中原響合殆將百萬而我以素無紀律之兵聲勢不接猶能所向有功是中國雖名屬彼而實未嘗潰叛於我者如故也自



是以來休而息之愛虜而不敢愛中原者又幾三十年矣歲月雖已遠長老雖已亡號令雖已絕然而臣揆之天理驗之人心察之事勢雖有名屬彼而實未嘗潰叛於我者猶在也陛下下蓋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而斟酌國是於此乎且夫微弱者必思強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是也分裂者必思混并秦晉隋之力爭藝祖太宗之無敵是也讎恥者必思報復夏少康越勾踐漢武帝唐太宗是也弊壞者必思振起秦孝公周世宗是也豈昔之能斟酌國是於此而今有不能乎若曰業已然矣吾獨奈何又曰天不悔禍吾其敢逆事之未立則曰乘其機也不知動者之有機而不動者之無機矣縱其有機也與無奚異功之未成則曰待其成也不知爲者之有時而不爲者之無時矣縱其有時也與無奚別然則用後之術而欲求前之功治國之意終於未明而今日之國勢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士未善自古國家曷嘗不以任賢使能爲急歟然而以意行事以人勝法者乃今日之所諱也故事之曲折無不諉法習而行之吏胥所工士大夫媿焉幸時無事將迎唯諾自可稱職而賢能遂至於



無用矣其無用也故今之修飾廉隅者反以行見異研玩經術者反以學見非志尙卓犖者反以材見嫉倫類通博者反以名見忌是豈世之惡賢能歟賢能之無用勢有以激之也錮於朋黨沉於卑賤老於巖穴何不可者然而臣竊怪其既無用於世矣而風流日以墜失士俗日以頹敗官無素望人無定品諸路無平時之帥羣僚無充事之員舉躊躇嗟息而且以乏才爲患者何歟豈其既以爲無用而可以抑遏又以爲有用而不可磨滅歟然則以爲有用而不求其實而收之以爲無用而不思其弊而救之者何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士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士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民未善三代之養民臣猶未敢言也若夫漢當文景之際則公私有餘武帝則蕭然耗矣江左元嘉之政其盛衰亦然蓋民之富貧專繫其用兵之多少矣自紹興之中年及乾道淳熙將五十年中間用兵一二年爾亦可謂少矣民之富州縣之寬宜與文景比而今獨奈何民力最窮州縣最困歟試卽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縣曰某可爲歟某不可

爲歟其不可爲者十居八九矣又試卽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州曰某可爲歟  
某不可爲歟其不可爲者十居六七矣又問其不可爲者何事歟曰月椿板帳  
爾總制上供爾歸正人官兵俸料爾又問民力之所以窮者何說歟曰役法爾  
和買爾折帛爾和買而又折帛爾然則國家有休兵之實過於文景而天下被  
用兵之害甚於武帝何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民未善  
也陛下蓋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民亦終於未善而無所  
復論矣何謂今日之兵未善古人之兵以宿師爲拙以聚屯爲病不敢別異於  
民而特養之雖特養之不多數也一朝有事菽棗其食料簡其民雖少而未嘗  
不勝者厲而使之也今之特養者將兵禁兵廂兵世世坐食總其成數斯不少  
矣古人之兵患未得此數爾固足橫行於天下又有特養之大者御前之軍屯  
駐四處鑄兵買馬截撥綱運貲力竭矣然而上下徬徨皆曰兵不可不養也屈  
意仇讎堅守盟誓行人歲遣賧貨空矣然而內外怵惕又皆曰兵不可用也不  
知兵旣不可不養而何以反不可用歟統副非人朘削廩賜卒伍窮餓怨嗟流

聞議者又以爲就使用之終不可以致其死命也不知既不可用而徒養之又何以徒養之者爲累歟然則昔人之能厲其兵雖少而必勝今日之以兵自累雖多而愈弱者何歟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兵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兵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財未善財之善者不曰米粟布帛取於民力之所有歟及王制浸廢運漁鹽摧酒茗以佐用度然終不盡利而亦不盡以金錢責其下之所無雖少而不得不足者蓋亦未至於一切肆行而不顧也今之茶鹽淨利酒稅征權何其浩大歟雖漢唐極盛之時盡一天下之輸曾未能當今三務場之數其又有浩大者經總制錢強立窠名從而分隸和買白著折帛折變再倍而取累其所入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入既若是出亦如之蓋常倉卒不繼相視無策遂印兩界會子而權之者有年數矣不知取錢之多既若是而何以卒歲擾擾反憂不足歟今天下幸欲暫安於無事而徒以是錢爲患也設更有事其一切不顧而取之者又將覆出歟夫昔者不敢盡取雖少而猶足今日不顧而取之雖多

而猶匱者何歟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財未善也陛下蓋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財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昔之立國者知威柄之不能獨專也故必有所分控持之不可盡用也故必有所縱三代以上星分棊布悉爲諸侯其自居者千里而已此非後世之所能然猶堅植其四隅倚之捍禦封崇其險阨示以形勢至於對立鼎峙雌雄所爭則必隆其委任多其分畫豈無外重生姦跋扈致寇之患哉歷代相承莫之或變蓋非不欲其密而亦不能不使之疎也然則盡收權變一總事機視天下之大如一家之細孰有如本朝之密者歟嗚呼靖康之禍何爲遠夷作難而中國拱手歟小臣伏死而州郡迎降歟邊關莫禦而汴都摧破歟今猶弗之悟也豈私其臣之無一事不稟承我者爲國利而忘其讎之無一事不禁止我者爲國害歟豈其能專而不能分能密而不能疎知控持而不知縱捨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也陛下蓋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紀綱法度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

論矣恭承明詔念軍國之利害不能究知生民之休戚無以自達法或不宜於俗事或不便於時臣固以爲無大於此六者矣然而當先明治國之意而已不先明治國之意使此六者本傷而末壞心蠹而枝披支離渙散而臣之議論無所復用矣誠先明治國之意則臣今所論特其目耳源流汗漫變故萬端非兼攷古今不能盡其理非並知難易不能通其變非獨悟良策不能操其決非豫覩成效不能待其久也陛下不以臣之愚試留聽焉誠欲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則固當視今之時陛下以爲今果何時歟果微弱歟則意固在於強大矣果分裂歟則意固在於混并矣果讎恥歟則意固在於報復矣果弊壞歟則意固在於振起矣在陛下審觀熟察而已然則謂今之時爲中國全盛夷狄賓服者臣恐其名託之而實非也謂治國之意當維持保守兼愛休息者臣恐其形似之而實謬也在陛下果斷改爲而已臣伏覩壽皇聖帝在位二十八年英武剛健勤勞恭儉整厲臣工變移風俗大志未酬親授陛下舜禹之美二典所載若帝之初何以過焉陛下嚴祗寅畏足所膺受付托仁恕溫厚足以慰答僭望虛心

無我足以容受正直廣覽兼聽足以照臨敷蔽至公寡欲足以杜塞僥倖長駕遠馭足以招徠英傑於此而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又何難哉譬之行天下者在所問津而已干犯旒辰無任恐懼

上寧宗皇帝劄子

嘉泰三年

臣聞欲占國家盛衰之符必以人材離合爲驗昔周文武身致多士作而用之預卜天命最爲長久召康公從成王賦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其興託淵然以深其旨意沃然以長不以美而以戒其詞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惟君子命媚于庶人夫上媚天子下媚庶人不以抗犯爲能而以順悅爲得此豈有詔曲之意存乎其閒哉忠信誠實盡公忘家惟以國之休戚關憂樂不以己之曲直校勝負故能上爲人主所信下爲百姓所愛蓋人材合一時之和平極盛之治其效如此非末世所能及也往者陛下初嗣大寶臣服在百僚偶當進對輒不自已竊嘗申繹卷阿之義爲陛下獻天啓明聖德意開廣志慮日新銷磨黨偏秉執中道人材庶幾復合和平可以馴致



臣災疾羸殘目覩斯事不勝感嘆臣聞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和如庖人之味焉主於養口而無酸鹹甘苦之爭也使猶有酸鹹甘苦之爭則非和平矣故善調味者必使衆味不得各執其味而善制器者必能消衆不平使皆効其平人臣誰無有己惟明主能使其忘己仁宗初年嘗有黨論至和嘉祐之間昔所廢棄皆復湔洗不分彼此不間新舊人材復合遂爲本朝盛時臣久病積衰已絕榮望區區之愚所期人臣忘己體國銘心既往圖報方來如子事父無有怠竭職任所係畢智陳力分守所嚴極忠盡敬不私一身以自徇而與公家相爲先後如此則下知和平之實義上享和平之實福遠追文武近法仁宗以無媿於卷阿之詩陛下財幸

劄子二

臣病苦餘日聖恩垂憐使轉漕湖外守符泉南今又特蒙收召入奏之初有兩處職事不敢不陳愚慮臣採湖南士民之論以爲二十年來歲雖熟而小歉輒



不耐地之所產米最盛而中家無儲糧臣嘗細察其故矣江湖連接無地不通一舟出門萬里惟意靡有礙隔民計每歲種食之外餘米盡以貿易大商則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艦而同營展轉販糶以規厚利父子相襲老於風波以爲常俗其不耐小歉而無餘蓄勢使之也故每遇小歉閭里不能自相給惟仰州縣賑救城市之民青黃未接食於常平者十家而九此事諸司當任責而漕司爲一路通融有無之處其責尤重然湖南漕司歲計所入甚少比江西纔十之三四比湖北纔十之五六曾不足以支本司一年之經用向者團簇大軍錢數多總司所取不盡可以通借故不自覺而反冒富厚之名自大軍錢屢減舊額總司按籍盡取積以歲月坐致漏底今漕司索然窮匱者五六年矣除湊足交頭之外每遇新舊交易使者與屬官聚議搏手無以具接送之費臣比承乏諸郡小歉雖先事講求荒政終不能有所捐貸爲諸司之倡去歲祁陽蔣圈十借糧作過守令張皇一時駭動幸而就擒欲出少米以哺之力不能及竟閔默而止臣以爲一司事力殫乏至此平居不足以自存萬一水旱急難辜負任

使利害不細臣每念漕司所得屬郡財賦久失定規不可復取本司當自擇其間利源與州縣百姓不相干涉及他司有例可以參酌施行者以漸經理庶稍有餘積爲萬一水旱急難百姓指準之地此誠一路之急政不可忽也臣頃雖熟計不敢奏陳蓋初始旣難而臣方病昏不能勝任今有通練敏達之士授以意指俾之講求許其自行無使貽害足以爲一路之預備寬九重之顧憂豈不幸甚

劄子三

臣切以泉南素有樂郡之名與他州異蓋上供皆承平常賦過取殊少起輸以產錢定入橫費不多吏畏民不輕出令民愛吏思其遺化每示蠲放不知督迫郡計所入僅僅無餘比因更易頻仍通約歲終當欠四萬餘緡臣將去官百方補湊元交之數極爲費力若更積累日月竊恐所欠愈甚昔之已放不免復取一切之政旣行吏民交相恨望樂郡之名自此不可復得矣臣仔細考究乃有本州合得財賦遞年循習不加整會者二事其一南外宗子等請受錢準元降

指揮轉運司與本州各應副一半今照嘉泰二年計支一十三萬餘貫而轉運司自淳熙十五年止應副四萬八千餘貫又增撥漳州有名無實者其實每年只取惟二萬一千餘貫而已其米價錢轉運司合撥一萬五千貫近年只應副一半三項截日計虧少本州錢四十二萬二千餘貫其二本州遞年代爲宣信建昌邵武四郡發納上供銀一萬五千六百餘兩四州軍却合應副本州衣絹紬等自減半之後通計五千五百餘匹綿七千餘兩惟信州取足而疎惡不堪三州軍每年計虧三千二百餘疋積欠紬價至五十九萬八千餘貫臣以爲此二事於一郡非小故也且轉運司以合應副之錢委之本州使自陪備以困民力其理豈得穩便況三州軍士上供銀本州每年兩限起發不敢違欠銖兩而三州軍坐視不還使本州自擘畫衣綿支散官兵於義安乎蓋轉運司於本州爲所部官吏雖常伸愬不敢取必而三州軍彼此列郡不相統臨坐視積欠遂至百餘萬緡自應然爾自非守臣開析利害達於聖聰而陛下惻然主張特發聖訓厥弊無由可革欲乞睿旨轉運司須管照元降指揮今後每歲應副本州

一半宗子米價等錢並令支實價不將有名無實者搪拄充數以致欠折其三州軍上供銀并本州衣絹今後並令各自措置所有以前積欠却與盡行豁除如此則本州歲實可省三萬餘緡守臣更加撙節以補不足庶幾已放者不至復取一切之政亦未遽行樂郡之名可以不失仰稱陛下加惠泉民之意

上寧宗皇帝劄子開禧二年

臣聞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以就強者興今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筭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者蓋欲改弱以就強矣臣宿有志願中夜感發切謂必先審知今日強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如此則弱果可變而爲強非有難也臣將博陳極論而事闕語長誠恐久留天聽臣每念契丹累世大國也女真乃以數千人挺鬪而天祚無戰不北遂至於亡以勢而言當是時我疑若可以分功者然終不得一逞而盧溝之役累世軍實皆殲焉何至此哉又況西兵我之勁卒也方臘猝叛聲搖汴都諸將提偏師俘臘無遺種矣渡江以後扈衛艱難誅剪盜賊大抵西兵西將之餘也夫契丹以燕遼全盛之力而滅於女

真崛起之兵我以關陝驍悍之師而敗於契丹垂盡之將然則宣和強弱之勢斯可識矣自是以來京城則陷中原則失維揚則渡江會稽則航海十年之間未有能與女真抗者也其後虜與逆臣劉豫迫我不已激而思應於是我始能勝於大儀又勝於李家灣又勝於順昌拓臯而虜始與我定和矣顏亮兇狂自殞而我始能以敵國自立矣夫虜以敗殞而後和雖和而猶不失爲雄我以應久而後勝雖勝而猶不敢盡用然則紹興隆興強弱之勢又可驗矣今欲改弱以就強移迫動應久之兵而爲問罪驟興之舉作東南幸安之氣而摧女真素銳之鋒此至大至重事也誠宜深謀誠宜熟慮宜百前而不懼不宜一卻而不收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虜已衰弱虜有天變虜有外患怵輕勇試進之計用麤武直上之策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爲紹興隆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臣願陛下先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變弱爲強誠無難者在所施設如何爾取進止

劄子二

臣所謂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者臣伏覩建炎紹興渡江之後非不欲固守兩淮襄漢而虜人衝突無常勢不暇及既議和好則收兵撒戍已有定約又不  
敢謀故淮漢千餘里常蕩然不自保也今雖分兵就邊稍圖外向然我既能往  
彼必能來是時淮漢守備不全倉猝不過移治而專倚大軍迎敵勝負不可知  
要必扼江而後止如此則往者未足以係西北之望而來者已足以搖東南之  
心矣本朝外攘豈願內擾萬一搖動將何賴焉故臣欲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  
做家計牢實自守虜雖擁衆而至阻於堅城彼此策應首尾相接藩牆禦扞堂  
奧不動然後進取之計可言矣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一也四處御前大  
兵國家倚以爲命歲費緡錢數千萬米斛數百萬東南事力盡矣譬如亭子所  
賴四楹一楹有闕累及三陴無獨全者臣慮其間統副將校人馬器甲營伍隊  
陣進戰退守必然未能一一皆是若今所委付果已得人尤宜曉夕用心事事  
警策件件理會若其人未當則利害甚多伏惟陛下審之重之此兵幾三十萬  
未可便望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但一人真有一人之用淮漢能守此兵能戰數



年之內制虜有餘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二也圖此大事莫先人材陛下比年首以大義倡率而在廷之臣和者極寡此未必皆怯懦首鼠不肯任責也亦繇積安之久素所不習耳聞目見茫然生疎昔宇文粹中論京城守具白時中自謂事非經歷則不知而況兩陣決機有大於此乎今天下亦非無智意材力願得自効若淮漢千里果當固守四處大軍果當精練四方之才隨其小大宜付一職使之觀事揆策以身嘗試習熟漸久方能捨燕安而樂麤澁易脆腐而爲堅強勁虜在前行者思奮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三也至於朝廷之上封域之內綱紀法度號令賞罰黜虛從實條目至煩然總先是三者則其餘可次第舉矣取進止

劄子三

臣所謂行實德者臣竊觀仁宗英宗號極盛之世而不能得志於西北二虜蓋以增兵旣多經費困乏寧自屈己不敢便民也王安石大挾利柄封樁之錢所在充滿紹聖元符間拓地進築而斂不及民熙豐舊人矜伐其美然陳瓘譏切



曾布以爲轉天下之積耗之西邊邦本自此撥矣於是蔡京變茶鹽法括地寶走商賈所得五千萬內窮奢侈外熾兵革宣和之後方臘甫平理傷殘之地則七邑始立燕雲乍復急新邊之用而免夫又興自是以來羽檄交警增取之目大者十數而東南之賦遂以八千萬緡爲額焉多財本以富國財旣多而國愈貧加賦本以就事賦旣加而事愈散然則英主身濟非常之業豈以貨財多少爲拘近者國用置司偶當警飭武備之際外人但見立式太細鈎校甚詳不能無疑謂將復取臣獨以爲不然何者名實不欺用度有紀式寬民力永底阜康此詔書也兩浙鹽丁旣盡免矣方以寬民而何至於復取乎參攷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一切會計而總覈之其理固當然臣謂國家之體當先論其所入所入或悖足以殃民則所出非經其爲蠹國審矣今經總制月輸青草折估等錢雖稍已減損猶患太重趁辦甚難而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貪官暴吏展轉科折民旣窮極而州縣亦不可爲矣以此自保懼無善後之計況欲規恢宜有大賚之澤伏乞陛下特詔大臣使國用司詳議審

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不須對  
補便可蠲除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寬息之實陛下修實政於上而又行實  
德於下和氣融浹善頌流聞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者也改弱  
以就強孰大於此凡此皆其大要而已陛下不以臣爲愚且迂敢不自竭而詳  
陳焉取進止

水心文集卷之一